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小畜集卷十八

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一百四十三集部

小畜集卷十八

宋　王禹偁　撰

書

上太保侍中書

薦丁謂與薛太保書

上許殿丞論榷酒書

與馮伉書

與李宗諤書

右正言直史館王某謹裁書再拜有言于太保侍中黄閣之下某聞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後代帝王因而設諫官闕諫垣蓋所以順考古道而樂聞已過也舊制諫議大夫五品補闕七品拾遺八品皆畀其秩而薄其俸使無所顧惜而盡其謇諤也國家又以諫官因循緘默為事故詔改司諫正言之號循其名而求其實也非才識兼茂明于政體者豈宜居其位乎某亦何人輒玷是命待罪三館于今一年居則禄養

庭闈出則榮奉朝請上無益於國而下有蠹於民乃名教中罪人耳但以聖君賢相共成大化羣材品物茂育長養而不有功力故假此而偷安矣昨奉御札以邊事未寧許百官各上封事為諫官者得不內愧于心予某因詣上閤陳所見十事其五事言外任其人其五事言內修其德且引漢文帝時事迹以為比類所恨不知兵事不游邊土則外任其人之事皆臆說也適足資帷幄之戲笑矣且念少苦寒賤又嘗為州縣官人間利病亦

粗知之則内修其德之説皆實事也用之則朝行而夕効矣然某道孤勢危辭理切直心甚懼焉非大丞相論思之際救援開釋之以來天下言路則斥而逐之猶九牛之一毛也敢露腹心以乞嗟憫某惶恐再拜

薦丁謂與薛太保書

三月一日左司諫知制誥王某謹致書于淮海薛侯閣下先民有言曰貴視其所舉貧視其所取今天下貴而舉人者有大丞相在此不復議直以取與之道干于閣

下非為已也將為人也非止為人也又將為道也唯閣下詳擇焉有進士丁謂者今之巨儒也其道師于六經汎于羣史而斥乎諸子其文類韓柳其詩類杜甫其性孤特其行介潔亦三賢之儔也先君嘗為涇原從事幼而侍行故叅政竇公撫頂歎異以女妻之偉乎竇公能知人也如是去年冬携文百篇遊輦轂下兩制司言之臣覽之振駭僉謂今之舉公未有出乎其右者僕與之遊甚熟問其居則曰家頻川問其業則曰衣食之具僅

不給妻子斯亦聖朝之遺賢吾道之深耻也且念世之服儒冠而得禄者位至尚書則月俸五萬而給長幼者三分有二其下者從可知矣又豈能哀王孫而知國士乎至于分茅土為公侯者僕又希識其面矣惟閤下以名相之子得大將軍官而能市義禮賢讀書好古知丁謂者非佞而誰是以裁書薦才不遠千里至止之日幸解榻焉勿使郭代公于襄陽𦵏獨稱義于前代也某白

上許殿丞論榷酒書

殿丞閣下某聞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也可行而不可言君子不行也今之所貢皆可言之事有可行之利故不謀名位之相懸不虞樞機之見辱也望閣下留意焉某自前歲策名起家作吏于成武無功無過偶歷一考而國家有長洲之命越江而來涖事亦未浹旬亦嘗聚簿書以閱之則見長洲之民著版圖分地利者止七八千家歲出租錢餘一萬七千緡秋輸賦米復不下十萬石重以鹽法通商又有加焉某以為賦輿之重出蘇

臺五邑之右是閤下舊治之地不待一小吏言而後知也今又聞朝廷以浙江榷酤于民不便比歲多犯禁者是用擇能臣以釐革之是行也閤下知天子不為利也為措刑而愛人也某竊聽輿言以為閤下將取一郡榷酒之數分于編户然後聽自釀而沽諸是亦割赤子之肉餧倖民之腹也甚實惑焉且錢氏據十三郡垂百餘年以琛賫為名而肆煩苛之政邀勤王之譽而殘民自奉者久矣屬中原多事稔小利而忘大義故弔伐之不

行也洎聖人有作錢氏不得已而納其土焉均定已來無名之租息比諸江北其弊猶多今若又以榷酒之數益編户之賦何異負重致遠者未有息肩之地而更加石焉何以堪之諒閤下必不為爾况閤下居士大夫之位讀古聖人之書赫乎大名暉映朝右自當以興利除害為已任又非小吏之所及也然屋漏在上知之者在下閤下試思之使江東之地百萬家以至子孫受閤下之賜者在此時矣某縣吏也舉守人之職以貢說是非

得失固不自知惟閣下寛而勿罪

與馮伉書

某讀唐史見陸忠州之在相位也擯斥李吉甫不容于朝及贄有南賔之貶而吉甫方為刺史贄之門人故吏亦皆危之洎到貶所而吉甫待之頗厚有庶寮見宰相禮又賛皇公之秉鈞也排逐牛僧孺有循州之責及德裕南遷竒章公量移在汝賛皇路由此郡而僧孺接之情禮甚至為道南方風土之宜殊不以向之嫌隙為意

賢哉二君子之操心也如是豈古之所謂以德報怨者邪某向以紫微郎兼廷尉事亦嘗議閣下之過今有商於之命而親友間往往相唁誠以閣下通理是郡也某則獨以為不然且夫以怨報怨皆私事也故雖睚眦必報矣今某于閣下議刑公事也擢第同年也閣下豈以為怨乎雖某之名位才業望忠州賛皇也遠矣而閣下讀書為文立身行事豈不知吉甫僧儒之為人乎望閣下覩古人之行敦同年之契窮愁之中少假氣燄則遷

客之幸也某頓首

與李宗諤書

月日商州副使王某謹遣家僕致書于學士足下日者通僕自京師來辱惠手翰敦勉過厚幸甚幸甚因竊自念某寒士也足下相門也某在罪譴之中足下處嫌疑之地不當如是之至也某自束髪以來與人遊且多矣能不以炎涼為去就者雖貧賤之交固亦鮮得況貴胄乎豈某之末學小道能動足下之心邪將足下之秉仁

執義不以某為累邪若兩不然者何其愛我之深也因
恃知已輒復云云惟足下始終留意焉某讀唐史見元
和中劉禹錫擬刺播州播非人所處而夢得有母時柳
宗元同制貶柳州固欲以柳易播會宰臣裴度亦為啓
奏其事憲宗遂移善地書諸信史以為美談至今君子
伏裴柳之義而嘉章武之仁也區區之懐實望于此然
其待罪來斯未及滿歳固宜慎言動而俟恩宥也今又
妄動者誠以家君七十有五齒髮甚衰生身以來未嘗

暫去鄉里頃年前某爲長洲縣令侍親而行姑蘇名邦號爲繁富魚酒甚美俸禄甚優是時親年方踰耳順子孫婦女聚在眼前尚念丘園忽忽不樂况今年愈衰家愈遠當非内不飽之際旅食于商山中其爲情况不待具言而可知也脫不幸疾恙則地無醫藥何以慰人子之心乎又父母之情惜其幼子家弟少失母愛敘婚甚晚前年某忝職閣下始能爲娶一婦今年聞有孫矣而家尊未及見此所以當食興歎永夕不寐悲咤而不能

解者為是也前時家弟自荆南乞丐以來數日而去臨岐聚泣聞者淚下況昆仲三院妻女九人亡者未祔葬生者待婚嫁散于彼者餬口于人繫于此者絶俸于官其為窮人亦無伍也某嘗自計之一歲則僕馬去矣再歲則槖橐竭矣茍至是而量移其能行乎韋復果能起乎静思熟慮未免一訴然前事是非不敢較辯直以窮苦聞于帝閽所望者移近鄉園少得俸入樂偏親聚窮族而已斯亦自便其事未知上果從乎訴而不得則無

所望也默而不訴則有所恨也今已瀝懇拜章附遞入
奏惟足下極力振拔之某再拜

答黄宗旦書 二首

秀才足下走僕枉書惠顧遷客幸甚幸甚且觀來書之
旨似求知于某者何其誤也又以某嘗仕于朝與進士
孫何丁謂交二子皆得髙第某能知人矣復引人不易
知知人則哲之義非知言也夫知人之道惟帝時難敢
輕議哉某向之知二子之文業文者知之非某特知之

也是二子取髙第者命也某何力之有焉今足下之文二子之文也天下將知之矣豈止某之一人哉必曰立朝廷司文翰者能以心之公私輕重于後進閗則非某之所閗也杜紫微曰古之聖賢業大事鉅道行則不肖懼道不行則不肖喜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如其成名不肖未有所喜懼何不公邪足下誠能知求名者文也成名者命也又何求乎某之知邪又何後乎二子之名邪某白

又

某白秀才黄生足下淳化初某自西掖貶官商洛生走僕齋書且引孫何丁謂之事求知於我後一年某徵拜右正言直昭文館改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名入翰林充學士留闕下者二年生未嘗及吾門洎某黜守滁上生復辱書惠文以尋前好是生不以位之高下專以道求於我也甚善甚善覼生之文辭理雅正讀之忘倦若與胡舍人論春秋書述數千年事迹議數十家得失剖析

明白若抵諸掌雖古作者無以過此又顔子好學論援經而證事義盡而語簡使薛邕生而自為之未必至是生道日益而文日新也某前書所謂生之文二子之文也天下人將知之不誣矣然而謀道者貴乎有益求知者貴乎盡心生之于我也厚矣我之于生也其有隱乎何者某讀生正漢臣策對一章文義誠為高古其閒責晁錯不言王道謂漢文幾于王矣以史傳較之責錯太重褒文稍過耳語曰儗人必于其倫又曰人之有過各

於其黨覩過斯知仁矣説者曰小人不能行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夫行王道者禹湯文武周公而已漢文何主哉言王道者孔子孟軻荀卿揚雄而已晁錯何人也故子長稱錯學申商刑名峭直刻深者也是以錯之對策不根古道直指時事而亦有譏焉其對國之大體引五帝者蓋言漢文不能行帝道也對人情之終始引三王者蓋言漢文不能行王道也對直言極諫引五伯者蓋言漢文止正師納諫如五伯焉志在削諸侯尊天

子亦霸臣之傑者也又其殺身奉國有足多者于王道則遠矣故曰責錯太重者為是也夫西漢諸帝孝文最賢節儉愛人誠得之矣幾乎王道則恐未能孟子稱仁政必自經界始而漢廢古井田用秦阡陌是本已去矣禹會塗山玉帛萬國一防風後至而殺之不赦周公于三叔親可知也流言一作伐而滅之吳王稱疾不朝文帝賜之几杖養成大惡流患子孫行王道者果若是乎至于嬖鄧通為弄臣放賈生為王傅惑辛垣平之祅而

黷祀五帝忿馮唐之諫而曰獨亡閒處邪失德盈編不可悉數故曰褒文稍過者為是也雖然生以大儒之行專取王道亦無累於文也某以朋友切磋之道待生而有是説也生以為何如某頓首

答張知白書

某白校書先輩足下辱示籍田賦汙樽銘律賦歌行凡五章且以書至似有所質于僕者何過聽自損之若是邪豈所謂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者乎僕雖不敏得不為

足下少陳梗概以叶大易同聲之義哉夫賦之作本乎詩者也自西漢以來文士若相如楊雄班固輩皆為之葢六義之一也洎隋唐始以詩賦取進士而賦之名變而為律則與古戾矣然拘變聲病以難後學至使鴻藻碩儒有不能下筆者雖壯夫不為亦仕進之羽翼不可無也銘之義本乎鍾鼎孔悝之家廟詳矣歌又雜詩之倫也故書曰詩言志歌咏言又詩序云嗟嘆之不足則咏歌之此其始也吁哉後人流蕩忘反葢其得也薦宗

廟播管絃其失也語遙奔事詭怪而已凡是數者足下盡知之矣僕又申明之者欲足下深識之也僕嘗隷東觀直綸閣者數年矣天下舉公以文相售固亦衆焉如足下之文實亦鮮得況可畏之年日新之業僕安敢測其涯涘乎來書勤拳聊以此報某白

答鄭褒書

某白鄭生秀才足下前年八月僕自長洲令徵拜右正言直史館既滿歲遷左司諫知制誥天下舉人日以文

湊吾門其中傑出羣萃者得富春孫何濟陽丁謂而已吾嘗以其文誇大于宰執公卿間有業荒而行悖者既疾孫何丁謂之才又忿吾之無曲譽也聚而造謗焉以吾平居議論嘗道浮圖之蠧人者乃始為吾沙汰釋氏疏盛于髡褐之徒又云孫何論著以無佛京城鉅僧側目尤甚未幾吾坐朝事貶官商洛謗者得志喉加嚮而舌益滑也明年孫丁俱取高第又明年吾被名赴闕而謗䜟稍衰今春吾自西掖名拜翰林學士天子寵遇任

委過于往時而僧之不樂吾者復以前事啍吠吾以為無能為也在内庭果百日而罷然遷秩臨民恩也去近侍治小郡罪也將理裝之官有進士林介者食于吾家七年矣私謂吾曰令兹詔罷貢舉而足下出郡進士皆欲疾走滁上以文求知吾謂介曰為吾謝諸公慎勿來滁上吾不復議進士之臧否以賈謗矣今携文而來者吾悉曰韓柳也贄賦而來者悉曰裴李也齎詩而來者悉曰陳杜也復加禮焉謗則彌矣區區者皆是何其韓

柳裴李陳杜之多也且吾學聖人之道受明王之知三掌制誥一入翰林以文章負天下之望何其多可易與胷中混混乎無分別之若是邪不如絶之可也介亦以為然既登舟中夕思之心又甚悔夫士君子立身行道是是而非非造次顛沛不易其心吾以一失職而不交賢士斯自棄也下車以來有進士皆接焉數日前得生書讀之因自賀曰向如前謀則失鄭矣洎與生語見生言訥而貌莊氣和而心謹吾益自喜于得生也退而閱

其文句辭甚簡理甚正雖數千百言無一字冗長直得
古人述作之旨耳會吾瘍生顚頷中心無憀未遑與生
欵生復貽書抵吾覽其言可謂直而不肆者也且出孫
氏昆仲在陜郊時送生二序孫之為人剛果公正未嘗
輕許可人序生之文情至而義切非生不能致其然也
是生之道與孫丁同而命未偶矣吾又欲生謁滁之僚
屬生固拒吾曰某數千里來所求見者執事耳詰他人
非本志也又問生之抵滁舟邪乗邪生曰徒步而至豈

非不隕穫于貧賤者歟又非謀道不謀食者歟以生之文高行修之如此而患無所立吾不信矣生宜愛其身而有待也生之書首引孫丁之事故吾述其始末文不覺繁生持吾文而往道如孫丁者示之可也苟非其人不獨厚吾之謗也又將窒生之進也生志之七月十三日尚書工部郎中典滁陽郡王某頓首

答張扶書

秀才張生足下僕之登第也與子之兄爲同恩生故僕

凡事子之凡父事子之父子之于僕亦弟也子又携文

致書問道于我雖他人宜有答也况子之于我哉然僕

頃甞為長洲令因病起抄書得目疾不喜視書書不讀

數年矣雖强之少頃必息其目不數日不能竟一卷用

是見僕道益荒而文益衰也又四年之中再為譴吏頓

挫摧辱殆無生意以私家衣食之累未即引去黽勉于

簿書間以度朝夕尚有意講道而評文乎為子力讀十

數章茫然難得其句眛然難見其義可謂好大而不同

俗矣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為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則無咎事君則有立及其無位也懼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傳乎後于是乎有言焉又懼乎言之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為之也既不得已而為之又欲乎句之難道邪又欲乎義之難曉邪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詩三百篇皆儷其句諧其音可以播管絃薦宗廟子之所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言古文

者無出于此則曰惠廸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在禮儒行者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偽云云者在樂則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彰在春秋則全以屬辭比事為教不可備引焉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夫豈句之難道邪夫豈義之難曉邪令為文而捨六經又何法焉若第取其書之所謂弔由靈易之所謂朋合簪者模

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獘也近世為古文之主者韓吏部而已吾觀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難道也未始義之難曉也其間稱樊宗師之文必出于巳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稱薛逢為文以不同俗為主然樊薛之文不行于世吏部之文與六籍共盡此盖吏部誨人不倦進二子以勸學者故吏部曰吾不師令不師古不師難不師易不師多不師少惟師是爾令子年少志專雅識古道又其文不背經旨甚可嘉也如能遠師六經近師吏部

使句之易道義之易曉又輔之以學助之以氣吾將見子以文顯于時也某頓首

再答

秀才張生足下僕之前書欲生之文句易道義易曉遂引六經韓文以為證生繼為書啟謂揚雄以文比天地而下云云者甚乎扸子之篤于道而好于古者也僕為子條辨之庶知僕之用心也子之所謂揚雄以文比天地不當使人易度易測者僕以為雄自大之辭也非格

言也不可取而為法矣夫天地易簡者也測天者知剛健不息而行四時測地者知含宏光大而生萬物天地畢矣何難測度哉若較其尋尺廣袤而後謂之盡則天地一器也安得言其廣大乎且雄之太玄唯易也易之道聖人演之賢人注之列于六經懸為學科其義甚明而可曉也雄之太玄即不用于當時又不行于後代謂雄死已來世無文王周孔則信然矣謂雄之文過于伏羲吾不信也僕謂雄之太玄乃空文爾令子欲舉進士

而以文比太玄僕未之聞也子又謂六經之文語艱而義奧者十二三易道而易曉者十七八其艱奧者非故為之語當然矣今子之文則不然凡三十篇語皆迂而艱也義皆昧而奧也豈子之文也過于六籍邪若猶未也子其擇焉子謂韓吏部曰僕之為文意中以為好者人必以為惡焉或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人即以為好者此盖唐初之文有六朝淫風有四子豔格至貞元元和間吏部首唱古道人未之從故吏

部意中自是而人能是之者百不一二下筆自慙而人是之者十有八九故吏部有是嘆也令吏部自是者著之于集矣自慙者棄之無遺矣僕獨意奈裴少卿文在焉其略云儋石之儲常空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賔筵此必吏部自慙而當時人好之者也令之世亦然也子著書立言師吏部之集可矣應事作俗取奈裴文可矣夫何惑焉又謂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為最是謂功用深其文名遠者數子之文班固取

之列于漢書若相如上林賦諭蜀封禪文劉向諫山陵揚雄議邉事皆子之所見也昌嘗語艱而義奥乎謂功用深者取其理之當爾非語迂義暗而謂之功用也生其志之向有江翊黄者自謂好古僕見文義尚淺故答之曰脩之不已則為聞人令子希慕髙遠欲專以絶俗為主故僕欲于子之文句易道義易暁也孔子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求也不及故進之亦僕之志也某頓首

答晁禮丞書

禮丞晁君足下某始識足下時年未冠身未婚建令四十有四娶妻生子長子復納婦矣足下策名十八載官未出奉常丞青衫白髮司關市之稅某擢第後足下一年為尚書起曹郎典大邦被金紫其間又再為制誥舍人一為翰林學士以某之所得較足下之所屈用時態覩之某不為不多然道不行則一也某褊狷剛直為衆所知雖强損之未能盡去夫令之領藩服當衝要者必先豐厨傳以啗人口勤迎勞以悦人心無是二者雖龔

黄無善譽矣某皆不能也唯官謗是待又眼病虚花不欲久視髭蒼髮白老相見逼終日閱縲囚呵胥吏於刑名錢穀重輕欺詐閒用機械以决勝負其于文學無一點墨落紙豈吾道之所欲也令得足下書暨東陽西楚文賦二編覧之無斁乃知足下屈于官而大伸于道者也某缺于道而徼得于官者也江都彭門亭里連袤長淮芳草與春色俱緑把袂未期秉筆無頼强食自愛以俟大來不宣某再拜

上史館呂相公書

月日右正言直史館王某謹齋戒拜書有言于相公執事某累日前以久不修謁求見相府相公以某館中諸生名坐與語某竊不自料遂以書日歴為請相公因及史氏𨽻隧闕人編修且曰國子博士李覺屢以修撰干時政事某雖對以梗槩曾未畢辭退食徬徨不自寧處何哉古者守道不如守官故以弓招虞人而不進者不見皮冠之故也某雖不才忝在史職至于記簡牘之事

定褒貶之文不為僭也李覺位列國庠當教胄子以詩書禮樂講誦誨誘而已又安得授之史筆哉今館中之士先進者有若銓部員外郎安得裕左司諫兼直祕閣宋泌皆砥礪名節老于文學俾之修撰輿論歸焉其於後進十數輩不敢自衒慮有朋黨之刺也在相公熟facil

之相公且曰史筆之難有三焉才也學也識也相公豈以館閣諸生才學識見皆不及覺邪則捨此而取彼可矣若猶未也相公又何如哉況朝行混雜也久矣唯三

館兩制非文士不居一旦又輕之益掃地矣必相公盡至公塞浮議莫若徧名直館與覺聚而庭試以考之則是非較然矣若因而援之取笑千古之下則某恥之相公亦恥之矧相公監修國史得不留意乎干犯廊廟躬俟譴責某惶懼頓首

答丁謂書

學士謂之足下間者遞中書至且與詩俱書之所指皆中吾病非謂之愛我不能至是之切也語曰某也幸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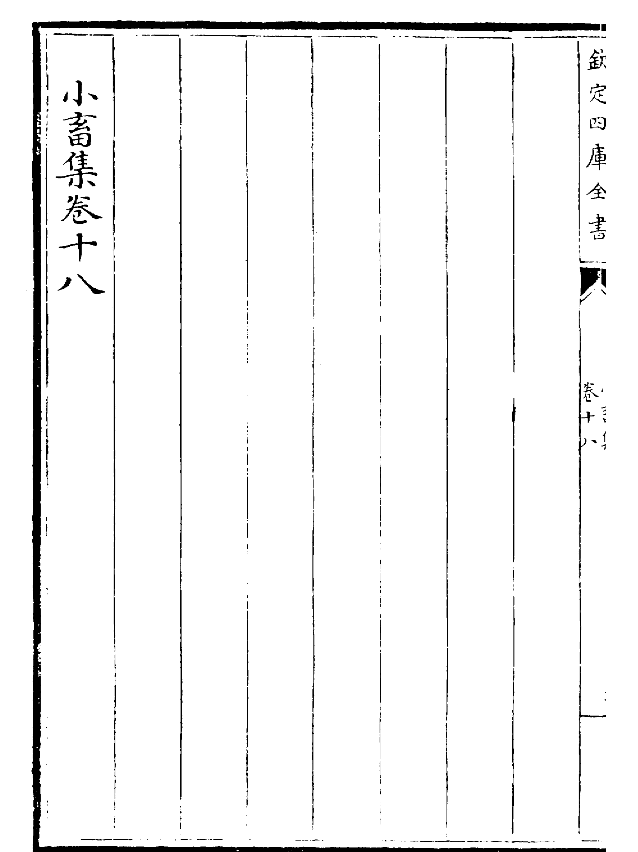
有過人必知之傳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不逺復无祇悔此皆古聖賢之旨吾將踐而行焉然書之所謂為善無近名名者公器不可多得云名者吾亦有咎焉夫名之于人亟且大者也葢修之于身則為名節行之于世則為名教名教名廢則教幾乎息矣且名惡可近邪惡可得邪苟無其實雖欲近之逺矣雖欲得之失矣是以仲尼修春秋以名為主故曰求名而亡欲葢而彰彼齊豹者欲得不畏强禦之名而聖人不與三叛人者欲葢

其惡名而聖人固書之甚哉仲尼之于名之急也今謂之第一進士得一中允而欲與世浮沉自墮于名節竊為謂之不取也又謂吾之去職由高亢剛直者夫剛直之名吾誠有之蓋嫉惡過當而賢不肖太分亦天性然也而又齒少氣鋭勇于立事今四十有三矣五年之中再被斥棄頭白眼昏老態且具向之剛直不抑而自衰矣孟子四十心不動養浩然之氣先師五十而讀易可以無大過吾將從事于兹矣謂吾高亢則無有也何哉

吾為主簿一年奔走事縣令為縣令三年奔走事郡守郡守即柴諫議成務也縣令即崔著作惟寧也今皆存焉可問而後知也在三館兩制時倍吾年者皆父事之長吾十年五年者皆兄事之如是而謂之高亢吾其如何哉是蓋以成敗為是非以炎涼為去就者謂之云當吾在内廷掌密命親我者不曰子高亢剛直將不容于朝矣又不當面折某人邪不當庭爭某事邪及吾退而有是說非知我者也夫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桓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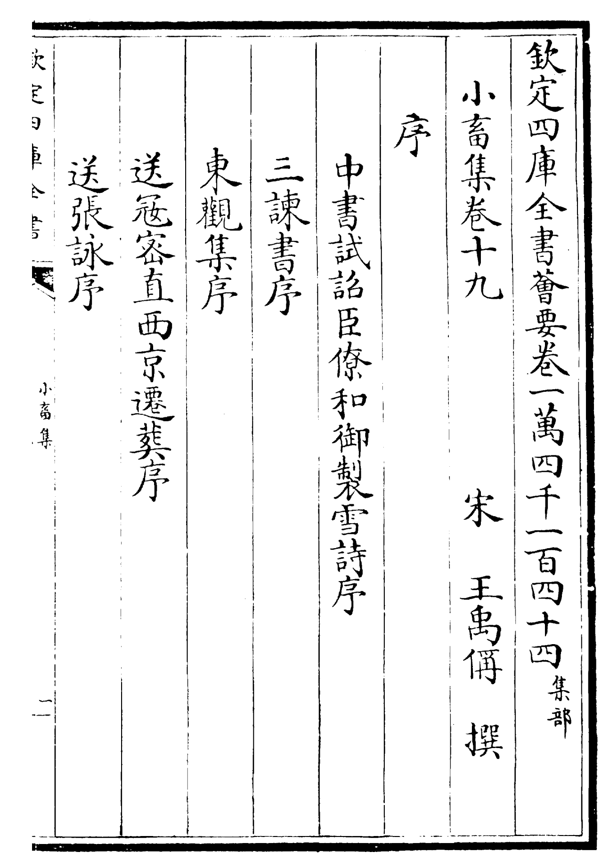
如子何孟軻曰子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謂之又謂韓吏部不當責陽城不諫小事不當與李紳爭臺參以為不存遠大者吾曰退之皆是也夫守道不如守官春秋之義也今不仕則已仕則舉其職而已矣舜作漆器諫者不止君豈有明于舜乎事豈有小于漆器乎盖塞其漸也退之為大京兆兼御史大夫不臺參蓋唐有制也故退之引桂管中丞得免臺參以自解則曲在紳矣吾又見退之為袁州刺史故事觀

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弘中廉問江西以吏部
鉅賢特自損曰謹牒而退之致書懇請以為宜如舊制
夫如是退之可謂當官而行何强之有者也謂之其少
詳焉雖然謂之之親我昆弟不能及也吾敢不多謝而
自悔焉東閩風土與中土異善飯自愛是吾心也月日
某頓首



小畜集卷十八

小畜集卷十八



小畜集卷十九　　宋　王禹偁　撰

序

諸朝賢寄題洪州義門胡氏華林書齋序

周易彩戲圖序

中書試詔臣僚和御製雪詩序

雍熙紀號之四年冬十有二月寶圖大昌歲律將暮日窮次而月窮紀方及送寒車同軌而書同文咸歸大化五行以之順序六氣以之和平繁雲翳空密雪飄野至誠攸感爰當大蜡之期上瑞斯呈何止小康之兆乃始也陰風淅瀝微霰悠颺散五穀之精華潤三農之畎畞

上林未暖而花發禁柳不春而絮飛星榆之葉下青冥琪樹之藥飄滄海點綴於五城雙闕飛翻於三市九衢溟濛而遠蔽耕壇凌亂而光生御座天顔怡悦臨軒乍滿於重瞳民心乂安在野惟聞於鼓腹則有天禄石渠之士鴻筆麗藻之臣覩是休祥聿陳歌詠風雅作矣見王化之興隆物情誘之動詩人之藻思同稱聖感互達天聰皇帝樂善忘疲誨人無倦詔令向所進者咸可屬而和之損箎之韻相諧黼黻之華交映虞歌魯頌鏗鏘

俱合於聲詩王後盧前頡脫各呈於鋒鋭賡歌既罷睿覽尤嘉于是宸睠曲廻王言煥發示天心之善誘降御製以作程稱賞良多激勸斯在遂使四方文士不敢言詩五牓門生咸思閣筆夫如是則周穆之詠黄竹祗因陰沴而興懐漢祖之歌大風但以壯士而為念未若我六出之瑞不愆伏於天時四始之興乃形容於盛德而又賜以聖作耀乎人文是可以播大宋之樂章躋攀三代表聖人之能事糠粃百王且夫其言七同七星之垂

象其句八同八音之治世其韻四若四時之成功有以見睿哲文思不徒然矣宜乎編羣彦之什附一人之詩焕此昌期傳為嘉集俾夫千古而下六義孔昭且知文物之大興君臣之相合也不其盛哉臣稽古寡聞效官無績充廷擢第雖有玷於科名吳郡字人實久拋於筆硯序兹盛事頗媿非才亦猶清廟有儀必覆之以茅屋錦袍在御或尚之以褧衣幸獲紀於文明庶有光於賤吏臣謹序

三諫書序

臣聞前事者後事之元龜也是以讀二帝之典則首曰稽古帝堯又曰稽古帝舜以唐虞之聖尚稽古道而行況居三代之末秉百王之敝者乎臣遭遇入朝叨竊名器更直多暇閉門讀書見前代理亂之源覽昔賢諫諍之語念空文之未泯痛直道之難行放逐以終而詞氣不屈布在方策千古如生苟舉而行之則其道未墜因採掇古人章疏可救今時弊病者凡三篇其一以搢紳

浮競風俗浇漓率多躁進之徒鮮聞篤行之士不移舊俗漸紊彞倫臣故獻劉寔崇讓論其二以齊民頗耗像教彌興蘭若過多緇徒孔熾蠹人害政莫甚於斯臣故獻韓愈論佛骨表其三以選舉因循官常隳紊署置不已俸禄難充但蠹疲民罕聞良吏臣故獻杜佑併省官吏疏斯皆事可遵行言非迂濶亦欲使昔賢遺恨發自微臣前代遺文興于聖主者也每篇之末臣别有起請條目指陳時病稽合前文庶引古以證今必朝行而暮

復又自立問難綴于終篇斷在不疑以絶浮議待罪之至引表具焉

東觀集序

士君子者道也行道者位也道與位并則敷而為業臯陶益稷謨伊訓之類是也道高位下則垂之於文章仲凡經籍荀孟揚雄之書之類是也洎三王道喪五伯風行有位之人以彊兵為事業在野之士以小辯為文章雖兩漢遏其頹波而六朝蕩其餘燼天未厭德付於李

唐然而三百年間聖賢相會事業之大者貞觀開元文章之盛者正元長慶而已咸通而下不足徵也企及三代其惟聖朝我法天崇道皇帝之宅天下也守堯之仁躬禹之勤奮成湯之武闡姬昌之文仁以布政故兆民之心歸焉勤以開國故九土之貢入焉武以定亂故奸雄跋扈弭焉文以化俗故詩書禮樂行焉是以儒教興賢臣出事業昭于上文章燦于下德生人而未有道與皇而比崇天下文明我弗多讓然而漢文之代賈誼之

道不行元和之間李賀之才自夭天弗與命位不稱才豈曰無時亦將有數故著作郎直史館羅君之謂乎君諱處約字思純其先京兆萬年人曽祖象長安令彖弟衮有文學大名歷事僖昭二帝入梁為諫議大夫有文集行于代祖僅萬年令父濟皇朝太常丞處約九歲能賦詩十三通經義尤長于易故所為文必臻乎道二十六御前擢進士第解褐宿州臨渙薄再命蘇州吳縣宰得大理評事雍熙中被名赴闕試文於相府制授大著

作直太史氏面賜銀章朱紱以榮之明年乗使車將帝命按獄訟於江浙採風謡於湘潭舉善發姦不避權貴雖被劾者側目而君子是之不幸以淳化元年十一月卧疾終于家年三十三亦賈誼李賀之儔也友人翰林學士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蘇易簡左司諫知制誥王某以布素之交哭之慟收其遺文灑淚編次勒成十卷以其終于史職目為東觀集總詞詩賦頌私試五題雜文碑記書啟序引表狀祭文凡數百章十萬餘言其間有

東臯子楚義帝碑録希夷子言書野叟壁數篇極乎天人之際者也味其文知其志矣噫國初已來才有餘而位不至者若壽光李均襄陽覩風從事郭昱太常博士董淳太子中允顔贊斯皆賫志沒地垂之空文異日國家詒史臣修文苑傳此數人者不可遺也使處約之名與之同列文亦無愧行又過之亦足彰好文之朝得賢之盛也故并序其官氏拜章進御乞付三館亦所以備史筆之闕文也

送冦密直西京遷葬序

皇上省徽號之明年春正月尚書郎直宥密上谷冦平仲葬先正少卿于西雒君命也外姻同位飲而餞之咸以為哀榮之極矣初少卿之終也平仲尚幼葬是以緩洎平仲十九登進士第三遷得佐著作尹成安縣成安大名之屬邑大名少卿佐幕之地也親友間有以葬事為請者平仲曰未也於禮子為大夫父為士祭則大夫葬則士吾先人以懿文茂行中甲科遭時亂離終于下

位令吾雖為王官尚未通籍苟贈典不及則吾先人陪
臣矣若以士禮葬之吾弗忍也且非所以顯吾親而成
吾孝耳議者聞之曰寇氏果有後于宋乎其志大也越
明年遷殿中丞循恩例也時夏師未復兵食頗艱乃詔
平仲使西北邊歸上便宜因得名見試禦戎論稱上旨
制授右正言分直東觀且以邦計之地吏緣為姦輟史
筆之才試奏刀之利君子不器斯之謂與會詔下百官
各言邊事平仲慷慨拜章極陳利病天子壯之不數日

擢拜虞曹郎寘于容地尋以天官之職委焉出領銓衡入備顧問揚清激濁物論多之旣而有司以平仲貴為侍臣當贈父母故少卿太君之命並行焉平仲於是卜地開阡擇日請告上可其奏贈禮有加翌日别兗階趨雒汭金印紫綬白馬素車且護先太君之神柩附焉禮也君子曰少卿之積善餘慶也旣如彼平仲之遇主榮親也又如此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少卿有焉經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平仲有焉羣公著位明庭弗克會

葬盡各賦詩取白華之義歌孝子之潔白乎直鳳閣王
某序以冠其首云

送張詠序

令之縣尹古之諸侯自秦郡天下小國皆化為縣縣有
政聽郡條而後行縣有長觀牧守而後動秩卑禄微弗
足自庇固不暇使風俗之移易逮乎炎漢隆興始有重
外之旨故命郎官出宰百里之邑秩四百石尊其位厚
其禄蓋欲分君憂而求民瘼也由漢而下邑官益卑故

梁竦有徒勞之言淵明起折腰之歎儕胥伍吏區區于風塵閒遂使抱王佐者恥而不居黷貨利者稔而自處苟縣政有闕卒曰吾將罷茲邑而適他邑烏用革焉縣人有病亦曰吾將捨此民而涖他民烏用易焉觀其視一邑之政臨一邑之民若行客之宅邸舍也待旦而去固無所惜焉風行雷同寖而成俗良由國家小親民之任輕字人之官之故也將拯其弊非聖人孰能制乎宋天王嗣位之五載親選貢士分甲乙科中甲科者通理

郡事乙科者專任縣政尊以廷評之位重以使者之車縣政有闕得以擅革縣人有害得以專易既革且易不康何待詩所謂能官人者豈獨美于文王乎清和張詠字復之本宅九河間少有奇節釣魚侍膳外讀書無虛日秉筆為文落落有三代風今春舉進士一上中選將我王命莅乎崇陽分君之憂使帝心休休乎求民之瘼使人心熙熙乎江流之南郡大惟鄂鄂人得賢亦孔之樂波映鸚洲煙藏鶴樓白雲芳草思古悠悠堂有鳴琴

足以振㣲若之風樽有醇醪足以養浩然之氣維江湯湯鑑其襟袖維山峩峩媚其户牖鱠得魴鯉果多橘柚吏隱于兹足保無咎且優且游勿為江山羞復之勉旃云爾

送鞠仲謀序

皇宋嗣位之五祀余始隨計吏識鞠生于場屋中是歲余與生俱為御試所詘胥别輦下邈無音塵八年春余第中乙科生以家艱不預於選閲同年之籍不下二百

人無生之名為長太息矣洎余解褐掌簿書于成武縣即隋之戴州也庭有頑吏土無秀民或通刺而來者皆腐儒也以是供吏職奉晨羞外經旬浹月未嘗與人通而生獨叩扉而來余既喜且媿蓋喜生之命駕而媿生之未禄也問其行則曰哀瘵之中不敢事筆硯而事家產姑以卜葬為事耳曰某之先考洎季父俱以游宦終于理所令悉扶護而歸將祔于故里且出中諫蘇公德祥餞行文序以示余夫蘇公天下之名士也非生之

博雅篤行又烏肯序以褒之且述生自申抵陝歷河陽下洛都由浚郊而東至于高密迂行曲塗殆近萬里具事
蘇州諫序中　非事父母能竭其力者孰能與于此乎余因念家本寒素宅于澶淵梁季亂離舉族分散叔父没于兵而葬雷夏伯父没于客而葬博闗太夫人又旅葬于濟當時未名以乞丐自給無立錐之地以息幼累況殯禮乎今兹起家位下俸薄接晨炊之不及況塋域乎一旦覩生之行事良可慟哭噫堂有嚴君微得月俸以奉甘

肯則生之幸民也野有露骨無土地以厝窀穸則生之罪人也誓將積餘俸市高原捧土起墳負骨歸葬以繼生之行事則所願畢矣辱生之來起余以不匱之志受惠多矣生之門第文學已偹蘇公之筆故不書但感慨而序云

送孫何序

天之文日月五星地之文百穀草木人之文六籍五常捨是而稱文者吾未知其可也咸通以來斯文不競革

獎復古宜其有聞國家秉五代之末接千歲之統創業守文垂三十年聖人之化成矣君子之儒興矣然而服勤古道鑽仰經旨造次顛沛不違仁義拳拳然以立言為已任蓋亦鮮矣富春孫生有是夫先是余自東觀移直鳳閣同舍紫微郎廣平宋公嘗謂余曰子知進士孫何者邪今之擅場而獨步者也余因徵其文未獲會有以生之編集惠余者凡數十篇皆師戴六經排斥百氏落落然真韓柳之徒也其間尊儒一篇指班固之失謂

儒家者流非出于司徒之職使孟堅復生亦當投杖而拜曰吾過矣又徐偃王論明君之分窒僭之萌足使亂臣賊子聞而知懼夫易之所患者辨之不早辨也斯可謂見霜而知氷矣樹教立訓他皆類此且其數千萬言未始以名第為意何其自待之多也余是以喜識其面而願交其心者有日矣今年冬生再到闕下即過吾門博我新文且先将以書猶若尋常貢舉人恂恂然執先後禮何其待我之薄也覿其氣和而壯辭直而温與夫

向之著述相為表裏則五事之言貌四教之文行生實具焉宜其在布衣為閭人登仕宦為循吏立朝為正臣載筆為良史司典謨備顧問為一代之名儒過此則非吾所知也豈止一名一第哉告歸許田序以為贈余非多可而易與者也凡百君子宜賀聖朝得賢吾道之不墜爾

送丁謂序

主上躬耕之歲僕始自長洲宰被名入見由大理評事

得右正言分直東觀既歲滿入西掖掌誥且二年矣由是令之舉進士者以文相售歲不下數百人朝議之餘歷覽忘怠然有視其命題而罷者有讀數句而倦者有終一篇而止者或詩可釆其賦則無有也或賦可稱其文則無有也能全之者百不四五況宗經樹教著書立言之士乎去年得富春生孫何文數十篇格高意遠大得六經旨趣僕因聲于同列閒或曰有濟陽丁謂者何之同志也其文與何不相上下僕未之信也會有以生

之文示僕者視之則前言不誣矣是秋何來訪僕旣與之交又得生之履行甚熟且渴其惠顧于我也令春生果來益以新文二編為書以投我其間有律詩令體賦文非向所號進士者能及也其詩效杜子美深入其閫其文數章皆意不常而語不俗若雜于韓柳集中使能文之士讀之不之辨也由是兩制間咸願識其面而交其心矣翰林賈公尤加歎服是知道之尊人也豈位也乎哉學之富人也豈貲也乎哉令之不勤于道不力于

學而望人之知者宜視丁氏子之道何如哉告歸許田序以為贈

送王旦序

聖人籍千畝之歲元老膺三入之命王澤大賚廟謨惟新有善必興有惡必去迺放鄭侯以肅京輔有以見善人為邦而不善者遠矣言念圍田擇賢而治用禦暴横是資循良先詔侍御史范陽盧公牧而撫之次命殿中丞瑯琊王公通而理之皆能哲也王公即故夏官貳卿

之子也以雄文直氣揚其父風以儒學吏才張為國器是行也所任雖小而所委重大西門秋風北闕行色四牡夙駕五馬迎郊朝僚知其得賢郡人歌其來暮右省諫官王某蹟鄭民之旨為詩以送焉辭曰昔我鄭邦厥守不良厥佐吐剛吾相疾之吾君黨之我民用康今我鄭封其守惟公其佐惟通吾相僉之吾君命之我民其豐滎澤之獸溱水之魚泳爾清流毓爾豐芻不弋不綱與民同蘇匪我聖君匪我相臣暴旨去兮賢旨舉兮

革我苦兮為樂土兮

送戚維序

崇位厚禄人心弗欲者鮮矣然取之不以道昔人不貴焉是知學古入官沈于下僚者非君子之恥也監官戚君始以儒雅受訓于庭復以文學策名于國終以廉平莅事于官下筆到古人誦書得聖理家門嗃嗃敦大易之象親族熙熙有遂古之風士流之家仰為模範用是而進雖位未崇禄未厚固不為恥耳自釋褐已來縻郡

曹沉邑佐顛躓窮苦者二十年晨夕芳鮮曾未快志况温飫妻子乎去年叅常調選于天官始授郡主簿輦親挈子來即譙亳修吏職外日得以俸給躬薦甘滑綵衣煌煌色若自得古之稱孝子者殆將無及今年秋國家以蜀之令長闕而未補用是有遂寧之命公不以遐適為念而以違養是患且曰退耕無田則伏臘寅酉其可虞乎進而取禄則温凊喜懼得無思乎藩羊其羸進退安據復自念曰與其千里負米孰若五斗折腰者邪一

旦捧天書稟親旨拜手壯堂膏車西下白華在咏心其搖搖劒闕倚雲遐指天末名利之役其若是歟噫導一人之澤福百里之民亦足行乎道也食有道之禄及高堂之親亦足光乎孝也割慈去里無庸介懷矧皇朝平蜀已來宰邑相望于候館是以宋紫微由小著往楊侍御自拾遺出是役也安知遂寧不為大來之朕乎行哉勉旃勿以銅墨為媿耳

送譚尭叟序

古君子之為學也不在乎禄位而在乎道義而已用之則從政而惠民捨之則修身而垂教死而後已弗知其他科試已來此道其替先文學而後政事故也然而文學本乎六經者其為政也必仁且義識理之有體也文學雜乎百氏者其為政也非貪則察涉道之末深也是以取士衆而得人鮮矣官謗多而政聲寢矣吾友殿丞譚公其近者歟讀堯舜周孔之書師軻雄韓柳之作故其修身也譽聞于鄉里其從政也惠布于郡縣先是君

解褐得廷尉評尹邵陽縣湘民受其賜再命得通判犍為郡蜀吏畏其能會天子欲廣視遠聽黜幽陟明詔廷臣之親信者採風謡于蜀部復命之日奏君為理最亦既受代丞相以名聞且將名對有日矣丁太夫人憂公聞訃號絶見星而行泣血三年不交人事君子以為知禮服闋循常典除佐著作翌日有司舉舊事以言制授殿中丞旌善政也議者謂君必直東觀為史臣立一家之言垂千古之誡斯當仁矣而襄陽大郡通理歳滿執

事者以君塞詔焉人以為滞才君以為得所葢將葬父母植松楸焉畢婚嫁備榛栗焉然後卭陽犍為之化復行江漢恵加于俗政聞于朝則排金門上玉堂豈為晚也同雲四合臘雪將下釃酒叙别得無言乎

送牛冕序

今天下之士由科試入仕者以第進士為美名隸京官者以游三館兩制為近職釐外務者以任刺史二千石為親民語名郡者以丹陽為重地疇能兼之吾友隴西

牛君有是夫君嘗倅貳郡牧一州所在稱理有龔黄之政焉又嘗佐秋官詳庶獄事無枉撓有于張之風焉游館殿專筆削褒善貶惡有班馬之辭焉好風什多吟咏寒苦清麗有元白之思焉求外官能得大郡向所謂美名近職親民重地者君兼而無媿矣君是行也上有垂白之親下有趨庭之子家人嗃嗃而内輯兄弟怡怡而外和含飴弄孫盡高堂之樂腰金拖紫居百城之長為儒之榮至矣為子之道光矣其當報吾君而惠吾民者

乎勿使採詩者聽伐檀之刺也

送李巽序

古者設關所以禁末游為市所以通貨殖後世因而有稅馬亦以資國用而佐地征也歷代便之未嘗或已舊制皆委郡縣署胥徒以掌其務故侵漁自奉利入于下割剥公行怨歸于上不有釐革孰為經久國初已來始用儒臣以涖之錫之皇華尊其任也委以利柄覲其器也是以周行之士由此而進焉端拱元祀夏六月詔以

光禄寺丞李公督婺州關市之賦遵歴試也君建陽人少以文章干禄江表神德平吳之六年皇上嗣統之三載始隨計偕求試于大宗伯君尤善辭賦得貞元長慶時風格如土鼓塈樓數篇皆辭理精妙出人意表故秉筆者許之僕時在場屋與之游者凡三年同登乙科交分益至是以君之文行可得而孰矣宜乎立丹墀奮鴻筆作邦家之秀為搢紳之光而適海隅釐冗務者何哉蓋建谿婺女實隣境也君離邦去里自閩之蜀官歴再

命年將一紀堂有親老室有妻子是行也道未暢於國孝可成于家也士君子聞而榮之噫行道之要利不如義立事之幹義不如利昔君佐管城宰晉原撫民人親稼穡非謂義乎今君奉朝命臨外司歛闗征助經費非謂利乎義以行之利以幹之政成歸朝何攸往而不濟上國殘暑江天早秋涼風入懐舊物在目郡守迎勞鄉人詠歌徵四牡以讌使臣唱白華而延孝子枙軺車于故里侍板輿于任所有道之禄得以及親無外之時得

以聚族綵衣奉養何樂如之至止之日為我登八詠樓賦新什以寄遠即嘉惠也懷安敗名樂不可極仲權其志之

諸朝賢寄題洪州義門胡氏華林書齋序

吾讀兩漢書見制語宣下未始不以舉孝悌力田為急宜其風俗淳厚宗社長久矣今天子大孝如舜至仁如堯聦言霸圖純用帝道然而乘五代之疵國化百年之汚俗以為非孝悌不足以敦本非旌表不足以勸民南

昌舊都胡氏大族一門守義四世不析乃降詔命旌其里閭聲聞于天風化于下大哉聖人之于孝治若是之亟也自爾胡氏登進士第者二人授助教者一人令歳壽寧節胡氏子有獻華封之祝者上益嘉之制授試秘書省校書郎面賜袍笏勞而遣焉且頒御書以光私第由是有位于朝有名于時者校書皆刺謁之且盛言其別業有華林山齋聚書萬卷大設厨廪以延生徒樹石林泉豫章之甲也願得詩什夸大其事自舊相司空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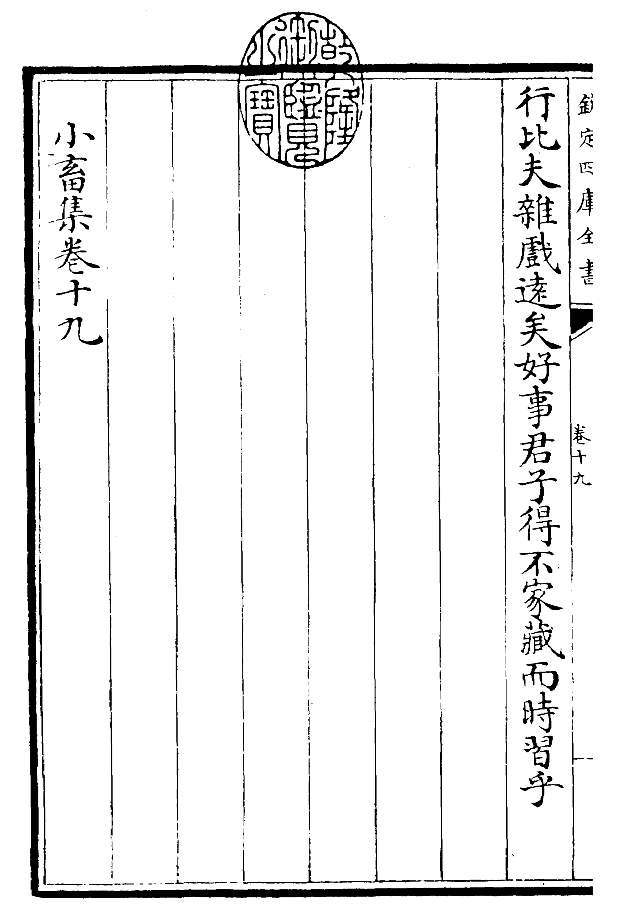
下作者三十有幾人詮次官紀爛然成編再拜授予懇請為序夫南陔白華古詩人之美孝子也有其義而亡其詞仲尼存其篇子夏序其意束晳補其文況身被皇朝之化目覩孝門之事有是歌詠播于聲詩而序引無聞文士之闕也且使後之採詩義觀國風者將何取實焉時淳化五年十月十五日序

周易彩戲圖序

先師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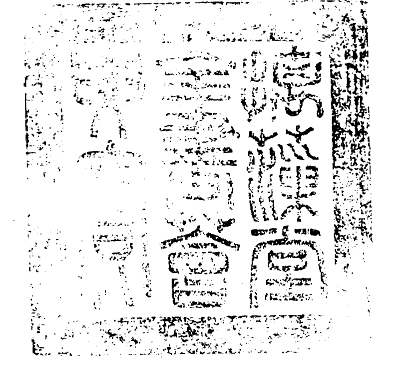
之猶賢乎已此言心無所擾則淫欲生焉故雖博奕可也自博而下戲之雅者自李郃彩選士子多為之復有恭陰陽家流列神仙之事為銷夜選仙圖者亦行于世蓋為戲不同同歸于無益也戲而有益者其周易彩戲圖之謂歟同州節度推官試大理評事岐君責登進士第尚竒好古獨行寡合文學之外尤耽易象善戲善誘製為此圖取大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乾六爻君象也人臣不敢為戲自餘每爻當碁子一路爻有吉

凶子有賞罰遇謙謙君子者終局有賞而無罰遇以訟受服者終局有罰而無賞周旋曲折至于大方此圖勢也以骰子二隻得陽九陰六之數者先之此局例也又以黃裳元吉人道之具美遇之有不爭而勝矣以至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則𴎂輸未可知也得陽九之彩者勝焉故起于屯而終于坤也俾夫消息盈虛之道吉凶悔吝之理談笑抵掌斯須不離易象不習而自精人心雖戲而無蕩大哉岐君之用心也可與投壺鄉射揭而並



行比夫雜戲遠矣好事君子得不家藏而時習乎

小畜集卷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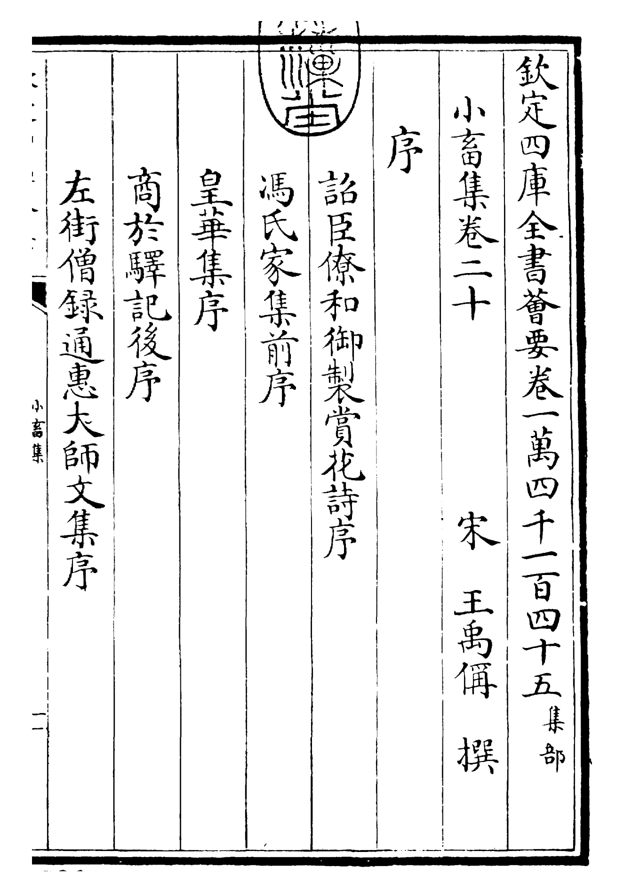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舉人臣秦朴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小畜集卷二十
二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小畜集卷二十

宋 王禹偁 撰

序

詔臣僚和御製賞花詩序

馮氏家集前序

皇華集序

商於驛記後序

左街僧録通惠大師文集序

送徐宗孟序

送江翊黄序

詔臣僚和御製賞花詩序

臣聞周文靈沼詩人著魚躍之詞漢武横汾史氏載鴈歸之什義存小雅語煥青編屬在昌朝繼兹盛事我法天崇道皇帝誕膺駿命光啟鴻基當千年下武之期為一代好文之主皇墳帝典窮步驟於宸機辟宿奎星煥文章於御筆然而動循禮法志尚憂勤來燕來宜式叶

皃鷺之詠弗灑弗掃恐掐蜣蜋之譏于時淳化之年暮春之月蓂莢初生於一葉牡丹乍拆於千苞乃召侍臣爰開曲讌入内園而洞啓望綺席以霞舒風遞鳴梢乍見七香之輦波揺水殿齊瞻八彩之眉懽呼方到於軒墀侍從共登於欄檻親承睿旨競剪宫花露濕冠纓表君恩於湛露香籠襟袂雜帝座之天香次臨積翠之池咸舉不綱之釣忽宣奇韻俾賦新詩既奉詔以援毫各爭妍而搆思天顔咫尺强叩於舞音聖語襃揚實同於

華袞俄頒御製復見宸蹤兼堯舜禹湯文武之才備鍾
王歐虞褚陸之體詠歌無斁傳玩為榮怳若夢中入閬
苑瑶池之境渾疑天上得金簡玉字之書既而尚輦更
衣保章告刻觀乳魚而罷釣自契深仁思中鵠以為娛
未忘習禮于是奏騶虞之節挽烏號之弓振振盤石之
士子赳赳登壇之將帥心平體正發金鏃以無虚目駭
神驚捧金罍而獻壽堯樽瀲灔舜樂鏘洋合經義於五
䆉自同往哲逞雄心於一豕堪誚前王不醉無歸盡歡

而罷越明日復出御製賞花之什五章章八句十章章四句首示輔臣次傳近位文含五緯韻叶八風鏘予治世之音大矣經天之作雅頌之道雖易俗而移風元首之歌亦君唱而臣和讓章雖上宸旨弗移況兩制三館之臣幸當文理美千載一時之盛寧寢頌聲各進數章共成一集雖羣星向日更無嘒彼之光而衆草偃風亦助穆如之勢其間有燃其欲速既醉成篇或體律未諧或風騷無取上咸令甄録曽不棄捐亦猶朝百谷於滄

漠未嘗辭露㑹九江於雲夢足得包荒臣叙事非工言詞鮮妙五吏寫諂無王勃之雄才百僚和詩非太真之髙等久在育材之地躬承善誘之恩用紀文明輙為序引書之國史何慙天馬之歌垂作人文不愧景龍之集謹序

馮氏家集前序

仲尼以三百篇為六經之首以其本于人情而基于王化故也然而删其義次其章繫乎國風雅頌而已不顯

乎人之氏族也洎卜商作序篇之首始或著焉若鴟鴞之什直云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詩以遺之蕩之什又云名穆公傷周室大壞雲漢之什亦云仍叔美宣王之類是也其餘或稱國人怨而作是詩也稱大夫刺某王某公也故詩人名氏闕者多矣逮乎離騷則自云帝高陽之苗裔朕皇考曰伯庸後之人故知其為屈平也且夫删詩無聖人序詩無子夏採詩無古官則作詩者得不以家集自見乎蓋存其詩人可知

矣察其人國可知矣詩之集也豈徒然哉亦國風雅頌之遺制耳馮氏家集者故江南常州觀察使始平馮公之詩也公諱謐字某其先彭城人也唐末避地徙家壽春當李氏之進大號也公之長兄某實為國相公亦以文章器業歷踐清顯典掌誥命出入臺閣者數十年然以氣直道孤嘗被放棄進退以道識者是之周顯德中將平淮甸公以祠部貳卿為東都副留守江南以揚州為東都王師之傅維陽也公督勵士卒堅守不下竟以援兵不接

城陷而來世宗一代真主素聞公名見而竒之曰忠于所事名節之士也擢拜太府卿留闕下三載公朝之暇與中朝卿大夫以詩酒自樂篇詠間發傳于人口令首台李僕射方掌内制與公卜鄰投分頗厚故集中有贈李學士詩云鄰居纔十步交分已三年既而江南割地内附願比藩臣世宗許之因授公尚書刑部侍郎且令持節歸國南轅之日揆相賦詩一首書羅巾以贈之公答云羅巾揮逸翰送我出夷門保惜安懐袖流傳與子

孫其與時賢相知也如此公既歸故園慨然有挂冠之意李氏待之益厚不得已復授中書侍郎歷吏部尚書遂有毘陵之拜實以某年某月日終于位太祖平吳之歲金陵罹于兵火士流之書蓋煨燼矣隸公府者僅有存焉初公嘗以所業文集獻于本國至是亦入貢矣為下授相賜得公詩集張本俄而公之諸子歸于朝廷首台猶為翰林承旨見公之子弟憮然有故人之念且徵其家集焉對以兵戈之中喪失殆盡相國歎息久之且曰上嘗以江

表圖籍賜於近臣時太祖末年故云上某獲先君子詩一編凡百餘章常耽味之混同已來侯得全集今盡亡矣子孫何覩焉遂出而付之因得傳寫於昆仲閒公之季子太子中允伉字仲咸某之同年生也某去歲自西掖左宦來商於仲咸方佐是郡居一日携家集相示且具道其始末焉某再拜而受之三復而閱之見其詞麗而不冶氣直而不訐意遠而不詭有諷諭有感傷有閒適落落焉鏗鏗焉真一家之作也惜乎公之文不可得而見矣公

之詩幸可得而傳矣公之志從可得而知矣匪獨藏于家亦將行于世後之人有如吳季札者國風可辨也有如韓宣子者周禮可見也豈徒録遺文彰餘慶而已哉翟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李相之謂乎周太史曰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馮氏之謂乎盛乎哉公之長子譔令泰州海陵令次子佖國子博士並文學策名于江左次子儀岳州推官次子价渝州從事曁仲咸皆登御前進士第與夫諸弟諸孫奉箕裘服名教詵詵濟濟馳騍

于好文之代庸詎測其涯涘乎夫如是則公之負偉才遇多難入為王官終于陪臣位雖至而道不行矣天其或者貽于後嗣而行于聖朝耶君子是以知馮氏有後于宋矣某忝同年之顧覽文人之作敢序梗槩少揚休美庶垂于不朽焉先是公之孫元度自序先集附於篇末故某之所述特曰前序云時淳化三年正月五日序

皇華集序

古者天子五載一廵狩肆覲羣后觀省風俗黜陟幽明

而已後代沿革命使廵行兩漢已來其任尤重非稽古有識之士不得與焉皇上黜霸道立民極褒拔秀茂輯寧黎元以為四海之大蠻夷殊於華夏非號令則教不被兆民之衆惸嫠困於豪右非詢問則情不達百方之廣循良雜於苛暴非考覈則人不勸舉行幸之典慮供億之勞乃詔輔臣精擇邦彦按郡國之政張朝廷之威名于延英授以密旨膺是命者凡若干人濟陽丁君實使閩越君始以文學高第進復以政事課最閩朝僉曰

然帝命惟允君之出也名賢惜其去天子重其任惜其去者以為書典謨備顧問惟君稱其職矣重其任者以為八州之政萬里之俗非君孰可使矣于是黄樞密勿之臣青宫調護之客兩制三館造士名儒咸賦詩以送總若干首今春赴朝集之期奏風謡之事虚懐見納前席移時黜者無怨言陞者無異議盡以民瘼達于帝聰上心豁如咸可其奏重慰逺俗勞而遣之都門祖行即席探韻又得若干首合為一集播於四方道出維揚以

序為請敢徵古義命曰皇華年月日序

商於驛記後序

有唐都長安三百年商於為近輔地望雄劇亞于同華其擇用郡守皆尚書名郎暨諸寺少列入拜中丞諫議者往往有之自大歷貞元之後王室微弱李希烈陷大梁李錡繼叛由是汴路或不通焉吳越江淮荆湘交廣郡吏上計皇華宣風憧憧往來皆出是郡蓋半天下矣故郵傳之盛甲于它州會昌中刺史呂公領是郡新是

驛請翰林學士承旨戸部侍郎韋琮文其記太子賔客柳公權書其石秘書郎李商隱篆其額皆一時之名士也覩其文不獨記斯驛之盛大率頌呂公之政耳自唐風不競鼎入于梁長安廢為列藩商於化為小郡軺車罕至傳舍孔卑古驛無餘遺文空在運歷五代時踰百稔痛乎呂公之政事三賢之文章世莫得而聞也皇宋淳化三年詔太子中允始平馮公知斯郡才大務簡居多閑暇一日讀商於驛記見數字刓缺慨然嘆之且慮

碎于樵牧之手亟命移徙立于便廳四賢之風想像在目俾夫後之好事者模印傳寫無翼而飛自馮公始也馮公名伉字仲咸嘗策名於江左歸朝由同州户曹掾舉進士得御前第某之同年也式序始末題于石陰呂公記不書名蓋遺之也又惜其今之人弗遂知矣地僻無書未獲討閱俟學唐史者補其闕文某年十月十九日序

左街僧録通惠大師文集序

釋子謂佛書為内典謂儒書為外學工詩則衆工文則鮮並是四者其惟大師大師世姓高氏法名贊寧其先渤海人隋末徙居吳興郡之德清縣祖瑀考審皆隱德不仕母周氏以唐天祐十六年歲在己卯某月某日生大師於金鵝山别墅時梁貞明七年也武肅王錢某專制江浙後唐天成中出家清泰初入天台山受具足戒習四分律通南山律長興三年武肅王薨文穆王諱嗣位大師聲望日隆文學益茂時錢氏公族有若忠懿王

諱宣德節度使奉國節度億越州刺史儀金州觀察使
儼故工部侍郎昱與大師以文義切磋時浙中士大夫
有若衛尉卿崔仁冀工部侍郎慎知禮内侍致仕楊惲
與大師以詩什唱和又得文格於光文大師彙征授詩
訣於前進士龔霖由是大為流輩所服時錢塘名僧有
若契凝者通名數一支謂之論虎常從義者文章俊捷
謂之文虎大師多毘尼著述謂之律虎故時稱四虎焉
置本國監壇又為兩浙僧統歷數十年像法脩明緇徒

整戢太平興國三年忠懿王擕版圖歸國大師奉真身
舍利塔入朝太宗素聞其名名對滋福殿延問彌日别
賜紫方袍尋改師號曰通惠故相盧朱崖深加禮重叅
知政事李穆儒學之外善談名理事大師尤為恭謹八
年詔修大宋高僧傳聽歸杭州舊寺成三十卷進御之
日璽書褒美居無何徵歸京師住天壽寺叅知政事蘇
易簡奉詔撰三教聖賢事迹奏大師與太一宫道士韓
德純分領其事大師著鷲嶺聖賢録又集聖賢事跡凡

一百卷制署左街講經首座至道元年知西京教門事今上咸平元年詔充右街僧録先是故相文貞公懸車之明年年七十一思繼白少傅九老之會得舊相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判金吾街仗事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運年八十水部郎中直秘閣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十五大師時年七十八凡九人馮文貞公將讌于家園

形于繪事以聲詩流詠播于無窮會蜀寇作亂朝廷出師不果而罷今九老之中李宋楊魏張已先逝矣大師年八十二視聽不衰于本國歷武肅文穆廢王忠懿凡四世于朝歷梁兩帝後唐莊宗應順清泰晉髙祖少帝漢髙祖隱帝周太祖世宗梁王我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我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通今上凡十五朝而能受洪範嚮用之福處浮圖具瞻之地豈所謂必得其壽必得其位者乎大師以述作頗多敘引未立猥蒙見

託不克固辭總其篇題具如别録凡内典集壹佰伍拾貳卷外學集四十九卷覽其文知其道矣因徵其世家行事備而書之使後之傳髙僧銘塔廟者于兹取信云

送鄭褎序

閩人鄭生成之舉進士來輦下會詔罷去柱趾滁上是歲日官置歷閏在孟秋暑之煩酷於前一月為甚某性不能耐熱每見生不表絺綌而出且慮生怒某之失禮生退則卧凉軒更僕交扇而流汗不減因留生俟秋而

行生曰褎有母且老向之去數千里別數百日者欲干名而顯親故雖遠且久若褎之在母左右也令詔已下將及閩及閩則鄉人必以告句吾母必筭程數日以待褎也後一日即貽母之憂用是不敢聞命矣某曰生其純孝歟昔潁考叔以遺羮之意感鄭莊公丘明美之某無怙恃不足以應生教為生泣而賦詩亦足以警世之為人子者

孟水部詩集序

余總角之歲就學於鄉先生授經之外日諷律詩一章其中有絕句云那堪雨後更聞蟬曽絕重湖路七千憶昔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余固未知誰氏之詩矣及長聞此句大播人口詢于時輩則曰江南孟水部詩也游宦已來求其全集卒不可得咸平己亥歲余自西掖出領齊安未幾詔除太子中舍孟唐為黄州司馬訪其氏族即水部之子也因捧其家集且請為序水部諱賓於字某生於連州其先太原人故其詩云吾祖并

州隔萬山吾家多難謫郴連幼擅詩名吟咏忘倦後唐長興末渡江赴舉岐師李泰王𡾟館于門下晉相和魯公凝禮部王尚書易簡翰林承旨李學士愼儀刑部李侍郎詳咸推薦之由是詩名籍甚游舉場十年故有十載戀明主之什凡八章五上登第故詩云兩京遊寺曾題牓五舉逢知始看花晉天福甲辰歲禮部侍郎掌門人也尋以拜慶就養歸於長沙時馬氏專據湖湘大開幕府遂以賔席縻之俄出為永州軍事判官歷陽山縣

令漢乾祐末馬希光兄弟鬩牆尋戈不已江南李氏命邊鎬為將以兵陷湖南盡俘馬氏之族于建康水部遇亂無依携光啟年縣印歸於金陵李氏方僭稱唐得之甚喜故有水曹朱紱之命頃之辭歸玉笥山着道士衣吉州高使君奏為郡倅不得已用冠褐就職旋歸舊隱是時江左士大夫若昌黎韓熙載東海徐鉉甚重之會高越以江南命使廻嶺表訪其所居同舟而出强起為豐城令既而引去嬉遊吟嘯者二十年老求致仕得本

曹郎中分司南都服章金紫江南以洪州為南都太祖平吳以老病不任朝謁聽還故里後以令終有金鼇集者應舉時詩也湘東集者馬氏幕府詩也金陵集者李氏詩也玉笥集者吉州詩也劍池集者豐城詩也總五百五首今各為一集以官為名蓋古之詩人多求水部何遜張籍是也唐之詩流多出孟氏浩然東野是也況姓氏官紀萃于一家又其沒後二十餘年得余為序是以振令名而雪遺恨也至於雅澹之體警策之句知詩者開卷可

見矣此不復云

送薛昭序

今上即位之五年庚辰歲僕始隨計吏來舉場中聞用晦名籍甚有司考藝俱登甲科覆試殿庭不中上旨雖命未遇而交愈親矣故僕送用晦下第詩有明年同醉杏園春之句擢第之日卒如斯言補吏以來于今八載洎僕歷東觀踐西垣遷諫官掌書命殆三年矣而用晦尚以光禄丞領維揚闕市之賦青衫瘦馬受代而來囊

括其文未始衒露何其自待之多也先是用晦之在淮海也雖屈其才亦幹厥事故司漕運按風俗者奏課以聞至是或謂用晦曰可移文相府請酬前勞則增秩之命可得矣用晦聞而答曰非知言也吾學古聖賢之道以取禄位不幸而司管庫又烏以羨財而為功乎如有用我者則闗譏而不征矣豈終為俗吏耶士君子聞而壯之内翰武功蘇君即薛氏之出也視用晦為外兄敦勉誘激俾獻文以自試不得已而從之始以所業四十

編拜章進御天子嘉之試於鳳閣文不加點數刻而成粲乎千言聳動臺閣翌日循近制改著作佐郎延英中謝上又譽之未幾有建陽通理之命是行也位雖未充而名以大矣恩雖未渥而知則深矣詎非歷試之漸大來之階乎且將慰慈母省元昆浮舟東下吟嘯山水閩之才子得以師其道閩之遠俗得以覯其政又何窮達先後之足云乎于是兩制三館之士為歌詩以餞行且命不才序冠其首

送上官知十序

古者大夫三月而葬戰國已來禮文殘缺葬祔之制動或踰年筮仕者復貪功好名率曰忠臣不得為孝子甚無謂也故吏部著式祖考未葬者不與調選亦救獘之一端耳今聖人以禮示萬方以孝治百姓陳力就列上得忠於國生事死葬下得孝於家臣子之道煥乎有光中吳通理奉常丞上官公起家倅于洋再命涖于蘇丁先明府憂喪閟既至奪情詔來銜哀在公綽有勤政越

明年國家展圓丘之禮灑漏泉之澤幽明存沒靡不霑浹贈先明府太子洗馬亦既受代飛章帝閽請改葬於高密詔許之先明府為宰字之官有循良之譽貞遯田里鄉人法之又見其子擢進士第歷廷尉評遷大匠丞登朝為贊善大夫令終之日鍾是賁飾非積善有後疇能與於此乎是行也郡縣郊迎父老改觀褫朱紱具衰裳號宅穸之前火綵綸之命外姻同位得無羡歟蘇臺郡守士庶榮而餞之長洲長王某屬邑也序以志云

送廖及序

澤被天下者天下人戴之為帝皇化行一國者一國人望之如父母故五等諸侯南面而治皆人君也但隆殺有異耳仲尼不恥中都之小者行乎道也宓子賤巫馬期盡心殫力一邑者為乎人也豈以位之高下為意乎令之宰邑者異乎是哉不顧已之道不䘏民之病卒曰吾恥折腰也歎徒勞也曽不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百里乎彼百里之民尊其宰而望其恵矣苟施澤于下

盡禮于上固邑宰之職然也矧未能愛下而欲慢上耶是則天子利及百姓教流萬國不當父天母地脩圓丘方澤之禮矣所以然者不自大而示有所尊也況民下哉宰邑者其志之鉅鹿古之名郡也令之邊邑也戎車未息民賦且繁慘舒之權雖制于郡國字育之道亦繫于令長廖君由文學之科探政事之要是行也當行道而惠人矣肯以下僚為念哉

送李𧝬學士序

唐韋處厚由考功員外郎出刺盛山為詩十二章當時名士自元白而下皆和之韓文公為之序以為考功顯曹盛山僻郡非處厚道勝自遣不能樂於詩什流播編簡以為美談司封李學士常以文行策名江左上即位之二祀鑠聽舉進士中甲科在館殿十餘年其間司外計典大郡亦尊矣又以史職出佐廬江而怡然自得何道勝之若是耶將見乎吟詠江山傳聞輦轂俾朝之名士若元白者屬和成集某希韓者願為序以繼其美告

行有期聊以為送

送柳宜通判全州序

河東柳無疑江左之聞人也在霸國時褐衣上疏言時政得失李國主器之累遷監察御史多所彈射不避權貴故秉政者尤忌之繼出為縣宰所在有理聲皇家平吳之明年隨偽官得雷澤令雷澤僕之故里也始與之交逮今幾十五載連尹三邑州縣之職困于徒勞居低摧窮辱之中有死喪疾病之事旅髩生雪朱衣有塵知

其氣業者共惜之淳化元祀始以任城宰來抵闕下携文三十卷叩閽上書且請以文章自試天子壯之下章丞相府翌日名試且舉漢時以粟為賞罰事使析而論之無疑援引剖判燦然成文吾君吾相皆以為識理體而合經義也故改官芸閣通倅湘源其官尚卑其郡亦小然由文藝而取故有識者榮之與夫諂權媚勢奴顏婢色因採風謠司漕運者言而得之者遠矣于是沿汴達淮浮江湖入湘潭是時也可以吏隱未可以行道况

江山猿鳥雲泉竹樹為天下甲民訟甚簡兵賦甚鮮固可臥而理也如能致身于不才之閒放意于無何之域則又不知縣令為著作耶著作為縣令耶或過故國動黍離之情傷遠行有于役之念歎下位起山苗之刺則于道遠矣于生勞矣勉哉無疑善飯自愛

送翟驤序

士君子謂不由進士第者為終身之恥貴而不歸者有夜行之刺祿不及親者立不仕之戒兼此三者士龍是

行之謂乎士龍嘗策名江表有年矣皇朝平吳之明年始歸于我兵革之後旅食于京師懸于養親不暇擇禄因隨偽官署一部于雷夏考滿改一尉于彭城折腰作吏六七年混無名之徒食有道之禄士龍恥之八年復舉進士科中第遷從事于廣陵廣陵即其里也故廬半空喬木斯拱物華人事依然舊情飄飄綵衣奉版輿而東下昆弟妻子羅列目前手調蒪鱸躬掃墳墓孝子之願畢矣噫大丈夫得其時而行其道者必能師表一人

利澤百姓匪獨善人之謂也然立大功居顯位必由乎命士龍豈無志乎如見其策美名歸故里侍偏親亦旅人之小亨也行乎哉士龍宜自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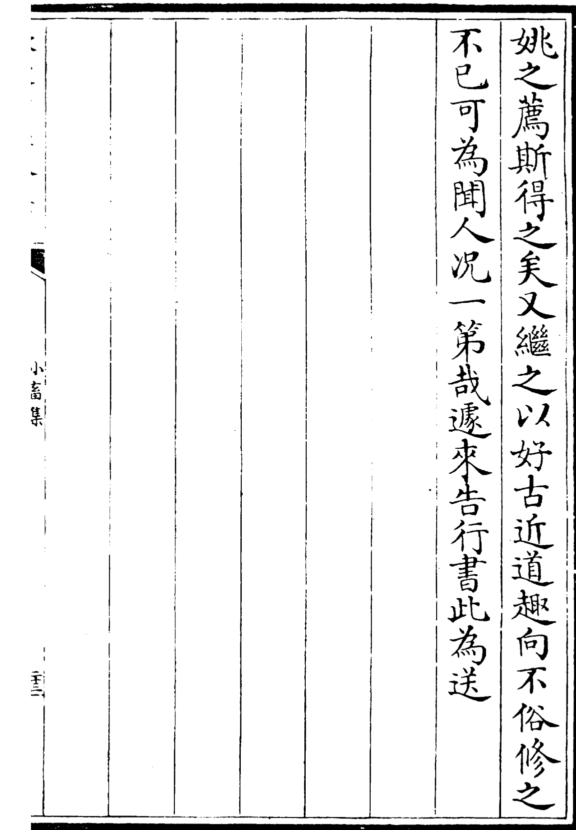
送徐宗孟序

余去年出內廷臨滁上境與合淝接聞其郡大獄繁號為難治而使車游客往往道合淝從事徐宗孟者能佽助長吏咸得其中未幾以書遺我見其文好奇而尚義者今年果被名赴闕路出吾郡與之言又見其孜孜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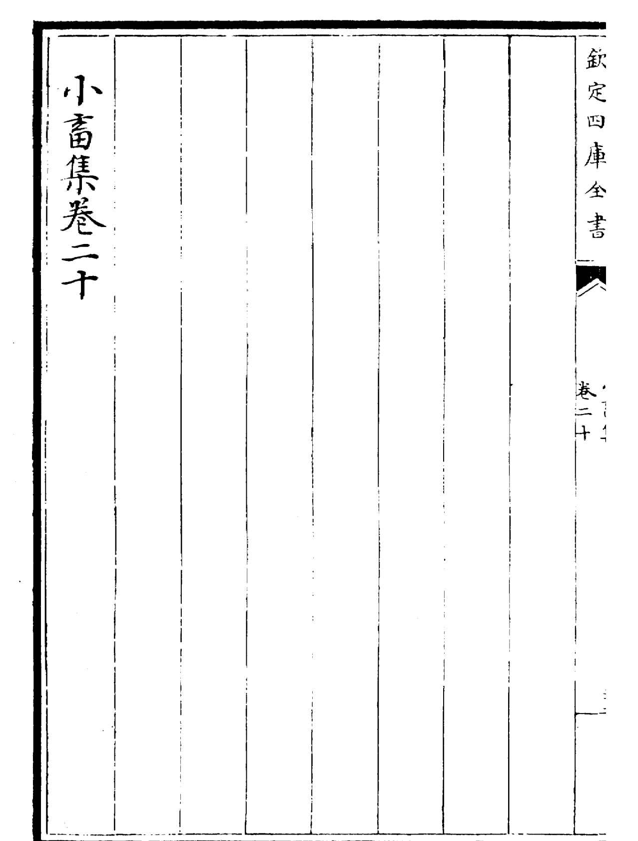
忘于仁義也宜乎慕孟軻而名焉且從余乞言因書以為送

送江翊黄序

僕直翰林時進士錢易數以文相售其中往往有贈江翊黄詩怪其名異于常所謂進士者今京西轉運太常姚丞鉉赴職時來與余别盛言生之才用是于生之名甚熟不知果如何人也夏六月自内庭謫官滁上下車數日生縫掖而見覩其風骨秀朗言論和雅則錢之交



姚之薦斯得之矣又繼之以好古近道趣向不俗修之不已可為聞人況一第哉遽來告行書此為送



小畜集卷二十